

超薄阅读

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



作者:树才
出版社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最近几年,诗人、翻译家树才,致力于向孩子们传授创作和领悟诗歌之妙的“秘籍”,提出了“童心即诗”的概念,《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》即是这样的诚意之作。他认为,教孩子学习诗歌,并非要让孩子掌握一种写作技巧,而是要通过这种学习,引导孩子去发掘自己的个性,发现心灵的自由和灵动。如果孩子们掌握了这种与心灵休戚相关的语言,他们便不会轻易地被外界僵化、机械、空洞的语言所挟持。诗将带领孩子们去向更开阔、丰富的生命之域,在漫长的人生中葆有一颗柔软、细腻的心。

【试读】…… 在诗的世界里,个性比钻石珍贵 ……。

做人有做人的道理,作诗也该有作诗的道理,这个白居易说得非常透。诗歌从骨子里讲,就是找到最合适的句子来表达情感。两千年前的人,对离别有愁怨,我们现代人也一样,情感贯穿古今。诗歌之所以存在,就是因为人类是情感动物,有情感要表达。至于怎么表达,表达成什么样,这是随着时代、语言的变化,尤其是诗人个人的变化而变化的。

每一个诗人带给诗歌的这个特质,我称之为个性。每一个诗人虽有感情,但表达感情的方式可以完全不同。你可以豪放,也可以平实;你可以写实白描,也可以文采非凡,富于想象。就是说,所有的材料都交由诗人去活用,这个我称为诗人的个性,这个个性也是每个诗人的感情。我们每一个小朋友,家庭不一样,爸爸妈妈不一样,自己内心的感受也不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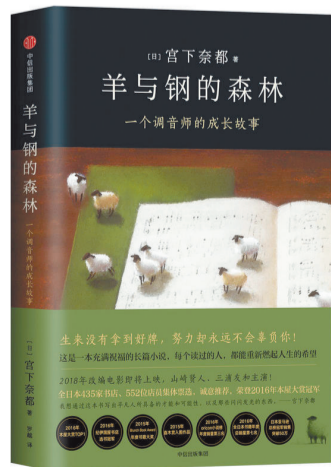
样。上诗歌课,不是要“强求”小朋友们去学习怎么写诗,而是让他们去体会自己的那颗心,那份灵动,那份想象,那份天真。

法国的诗歌,真的很好玩儿,变化多端,千姿百态。读法国诗人的诗,我们就像进入一个大花园,每个诗人都像一种花或者一株草,让我们看花了眼。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法国是一个崇尚个性的国家,各种个性都有发展的空间。

写诗是特别需要个性的。你的个性开朗活泼,立刻会反映在你的诗的节奏、调子、词语上。你的个性沉默内秀,你的诗也会沉稳。每种个性都很好。我们写诗,就是要让每个小朋友的个性,都像一朵花、一株草,自由自在地生长,开出自己的花来,或者长成自己的一棵树。

我要说,每一种个性里面都包含着天才。

一手烂牌的人生怎么“破”



作者:宫下奈都(日)
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该书讲述一个生长在北海道山区的青年,被钢琴的声音魅力所吸引,立志成为调音师的治愈故事。日本作家偏好励志故事,包括运动、成长、生活等诸多方面,本书是其中描绘职业成长的一部佳作:主人公外村虽天赋平平、毫无背景,且个性内敛、缺乏自信,但就是在手头牌面平平的情况下,通过对钢琴调音职业的信仰和执着,找到了内心追求的东西。在现实社会中,90%以上的人在人生道路初期的牌面亦可用“平平”二字来形容,很多年轻人随波逐流,变成了外村所说的“大人口中误入森林、从此下落不明的孩子”。这本书告诉我们,迷茫的人生犹如森林,“热爱”与“坚持”就是那条带领我们走出这片森林的林阴道。

独家连载



《平原客》

作者:李佩甫
出版社:花城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平原客》,是李佩甫又一部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。这一次,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。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,以一个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,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。

32 变化

第二天早上,李德林起床后,发现饭已在桌上:碗里盛着小米粥,小筐里放着现烙的油馍,还有煮鸡蛋、一小碟咸菜,都是给出门的人吃的,很可口。

李德林走的时候,徐二彩送他到村口。李德林原以为她还有什么要求,可她什么也没说,就默默地跟在后面……恍惚间,李德林竟有了亲人般的感觉。

刘金鼎的车已候在那里了。李德林上了车,问:“人是你找的吗?”

刘金鼎说:“咋样?不行换一个。”李德林说:“行啊,老爷子很满意。那一万块钱,回头我给你。”

刘金鼎说:“只要人行,钱啥?”李德林说:“那不行。这钱我必须给你。你要不接,我马上让她回去。”

刘金鼎忙说:“好,好,我接。”往下,他又试探着说:“老师,你看这女子,长得虽一般,也还……朴实吧?”

李德林嗯了一声,说:“不是说好让她先照顾老人吗?”

刘金鼎说:“是,是这样说的。”

李德林说:“那就再说吧。”接着他又说:“人嘛,看着没啥心眼。不过,我都五十岁的人了,比她大得多呀……”

刘金鼎说:“只要你愿意,她还有啥说的?”

李德林说:“主要是老爹这边,他有人照顾,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刘金鼎说:“那就先试用一段。”

今年冬天,快过年的时候,李德林接到了刘金鼎打来的电话,说他父亲病了,高烧不退,已送到县医院了。

当李德林赶到县医院的时候,他一下子傻眼了。走廊里竟排起了长队,居然还有一名警察在维持秩序……当李德林绕过人群往前走时,那个警察拦住他说:“同志,排队,排队去。如果是省里来的,可以提前。”李德林不明白他什么意思,说:“我就是省里来的。”警察说:“真是省里的?省长他爹在二楼。”

李德林哭笑不得,慌忙上了二楼。在楼梯拐角,李德林看见树山伯正咋咋呼呼地让人排队呢。树山伯看见他,招呼道:“德林,你可回来了。”李德林说:“树山伯,你这是?”树山伯兴奋地说:“人多,我得替你招呼招呼。你爹这回可病得不轻啊。县里唐书记都来了。”

李德林虽气恼,但也不便多说。在二楼的楼道里,他又看见几个乡亲正在往楼道里搬花。那些鲜花、果品等顺着走廊已摆成了两行……李德林刚要跟乡亲打招呼,就见梅陵的新任县委书记

唐明生从病房里走出来。李德林赶忙上前,责怪道:“小唐,你这是干什么?”

唐明生说:“李副省长,看你这话说得!老人生病了,我能不来看看吗?”

李德林皱着眉头说:“怎么这么多人?乱糟糟的,传出去像什么话?”

唐明生说:“省长,这不能怪我呀!我也是听到信儿才来的。还有别的县,人家非要来,我就管不了了。谁让你人缘这么好呢?”

李德林进了病房,一看住的还是套间,外间已站满了人,大多都不认识。他顾不上跟人打招呼,直接来到病床前,见父亲躺在病床上,正输液呢。他问:“还烧吗?”

站在床前的徐二彩说:“输一天水了,还烧着呢。”

李德林问:“到底咋回事?”

徐二彩说:“下雪那天,去地里搬了几棵白菜。不让他搬,非要搬,冻着了。”

正在这时,刘金鼎气喘吁吁地进来,说:“老师,市里薛书记听说了,马上过来。”

李德林急了,说:“千万别让他们来。你就说,已经走了,回省城了。”

刘金鼎说:“这,这,不合适吧?”

李德林当机立断,说:“现在就走。金鼎,你替我要辆救护车,悄悄地。马上走,回省里治。”

这时,徐二彩说:“还有这么多东西,咋办?”

李德林不耐烦地说:“东西统统留下,不要了。都给树山伯,让乡亲们带回去。”

徐二彩怔了片刻,很茫然地说:“那,我呢?”

这时,刘金鼎已经安排好了。他打完了电话,走进来,说:“那还用说?跟车一块儿走。”

其实,这次老人生病,最受刺激的是徐二彩。她哪见过这阵势?她本以为老人不过是受了风寒,躺一躺,熬一碗姜汤喝喝就好了,乡下人都这样。谁知,躺了一天,高烧不退,她怕出事,这才用架子车把老人拉到了县医院。她是到了医院后才想起打电话的。她给刘金鼎打了一个电话,事情就起变化了。不到一个小时,先是病房换了,四人间换成了套间;接着,一群医生围过来,这个听听,那个听听;再后来……这个变化让她目瞪口呆!

一天之间,她长了不少见识。
(本连载完)